

构建中国传统叙事谱系和自主理论话语——论傅修延的中国叙事学研究

Constructing Traditional Chinese Narrative Spectrum and Independent Theoretical Discourse: On Fu Xiuyan's Research into Chinese Narratology

倪爱珍 (Ni Aizhen)

内容摘要：傅修延的中国叙事学研究为世界叙事学发展和中国自主理论话语构建作出了重要贡献。一是构建中国传统叙事谱系。他从广义上界定叙事为“有序的记述”，研究对象涉及中国古代各种符号、体裁、载体、媒介的叙事形态及其经典文本，构建了中国传统叙事谱系，其谱系学方法和跨学科视野具有方法论意义。二是奠基中国物叙事研究。他梳理中国文化中的物论，提出“文学是‘人学’也是‘物学’”的观点，关注物的叙事性与文化构建，为物叙事研究提供了新思路、新范式。三是开创叙事本质研究先河。他从叙事的发生缘由、社会功能、构建逻辑、动力机制四个方面对人类叙事行为的本质特征进行深入探讨，将叙事学研究对象从具体的叙事文本扩展到抽象的叙事哲学，为未来叙事学发展打开了广阔空间。

关键词：傅修延；中国叙事传统；叙事谱系；物叙事；叙事本质

作者简介：倪爱珍，江西省社会科学院文学与文化研究所研究员，主要从事叙事学、符号学和陶瓷文化研究。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西陶瓷图像叙事比较研究”【项目批号：24AWW001】的阶段性成果。

Title: Constructing Traditional Chinese Narrative Spectrum and Independent Theoretical Discourse: On Fu Xiuyan's Research into Chinese Narratology

Abstract: Fu Xiuyan's research into Chinese narratology has made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s to the development of global narratology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s independent theoretical discourse. Firstly, he has constructed a traditional Chinese narrative spectrum. He defines narrative as "orderly narration," paving the way for the expansion of narratology research. His research objects involve various narrative forms and classic texts expressed through various symbols, genres, carriers, and media in ancient China. This has constructed a traditional Chinese narrative spectrum. His genealogical method and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 have

methodological significance. Secondly, he has laid the foundation for the study of Chinese object narratology. By sorting out the theories of objects in Chinese culture, he proposes that “literature is both ‘human studies’ and ‘object studies’.” focusing on the narrativity and cultural construction of objects, and providing new ideas and paradigms for object narratology research. Thirdly, he has pioneered the study of the essence of narrative. He deeply discusses the essential characteristics of human narrative behavior from four aspects: the origin of narrative, social function, construction logic and dynamic mechanism. He expands the research object of narratology from specific narrative texts to abstract narrative philosophy, which opens up a broad space for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narratology.

Keywords: Fu Xiuyan; Chinese narrative tradition; narrative spectrum; object narrative; essence of narrative

Author: Ni Aizhen is Researcher at the Institute of Literature and Culture, Jiangxi Provincial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Nanchang 330077, China). Her main research areas include narratology, semiotics, and ceramic culture (Email: niaizhen1976@163.com).

叙事学是当今学界的热点，它的跨国界、跨行业、跨学科、跨媒介的无限扩张势头，使有些人不禁发出了“叙事帝国主义”的感叹。在中国，“讲好中国故事”这一新时代话语又加速了“叙事”概念的流行。叙事学作为一种理论，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的法国，80年代前后传入中国，一些学者敏锐地感知到它的巨大价值，并在其影响下研究中国叙事文本、构建中国叙事学。傅修延就是其中一位，而且是最早、最执着的一位。他早在1983年就发表了具有典型叙事学特征的论文“《项链》的链形结构”，其后推出一批有重大影响力的成果。叙事学权威参考书《劳特利奇叙事理论指南》（*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Narrative Theory*, 2023）评述他的研究成果时称其为“中国叙事学研究的先驱者之一”（Dawson and Mäkelä 263）。他的研究为世界叙事学发展和中国自主理论话语构建作出了重要贡献，本文着重探讨他在
中国叙事传统、物叙事、叙事本质三个研究领域的成就与贡献。

一、构建中国传统叙事谱系

傅修延倡导和构建的“中国叙事学”是指以“中国叙事”为研究对象的学问。¹他认为做好这项工作的当务之急是总结中国叙事传统²，于是他身体力行，在2015年出版专著《中国叙事学》并推出英文版，在世界叙事学领域发出中国声音。四十余年来，他在中西比较的宏阔视野下研究“特别能显示中

1 参见傅修延：《中国叙事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6页。

2 参见傅修延：“从西方叙事学到中国叙事学”，《中国比较文学》4（2014）：2-24。

国叙事谱系的对象”（傅修延，《中国叙事学》30），构建中国叙事学，其独特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汲取中华文化智慧界定“叙事”的内涵，为叙事学研究领域拓展铺平了道路。叙事学诞生于西方，西方学者对“叙事”的内涵进行了多种界定，如认为叙事在本质上是一种言辞表达的模式，而不是舞台上的语言表现或表演，或认为它是对两个真实或虚构事件所进行的表述，或认为它必须有一个连续性的主题，从而构成一个整体。¹中国学者欲研究叙事学，必须返回中国文化原点。傅修延从文字学、文献学角度对“叙”“事”“叙事”的出处、含义、发生演变历程等进行了详细的梳理考证后，基于古汉语中“叙”通“序”的本质，将“叙事”界定为“有秩序的记述”，暗含着按时间、空间分布的内蕴。²中西方学者对叙事内涵不同的界定，反映出不同的文化传统和研究目标，也预示着不同的研究路径和研究愿景。傅修延认为中国古代叙事对秩序的重视与礼制文化有关，所以“叙事”是一个极具古代中国特色的名称。³他对“叙事”的理解是广义的，抓住它的本质——“有秩序”，也即将事件按照某种秩序进行编排，而不像西方叙事学家那样受古希腊尤其是亚里士多德诗学的影响，刻意区分叙述符号是语言还是实体、事件是真实还是虚构、情节是完整还是碎片，为打破以小说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经典叙事学研究模式、拓展叙事学研究领域铺平了道路。

第二，构建中国传统叙事谱系，描画出古代世界叙事地图中的中国面貌。人类的叙事能力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习得的，是一个不断成长、成熟的渐进过程。傅修延对叙事所作的广义的界定——“有秩序的记述”，跳出了鲁迅、胡适、陈平原、浦安迪、杨义等开辟的通过小说总结中国叙事传统的研究模式，将任何“含事”——含有叙事意味的信息传递行为都纳入研究视野，从而构建了中国传统叙事谱系，勾勒了中国叙事传统形成与发展的面貌。叙事文本的主要组成要素有符号、体裁、载体、媒介等。

从叙事符号来看，傅修延将历史上的画事、说事、唱事、问事、铭事、感事、演事等文本都纳入研究范围，涉及语言、文字、图像、声音、体态等各种符号。从叙事体裁来看，他秉持“雅俗一体”“史稗无分”“韵散同举”“夷夏互证”等理念，研究囊括神话传说、卦爻歌辞、史传诸子、诗歌散文、歌谣谚语、寓言故事、纹饰图像、说唱表演、宗教歌舞等各种体裁。从叙事载体来看，他关注甲骨、青铜、简牍、书籍、瓷器、岩壁、声音、身体等。从叙事媒介来看，他不仅关注文本形成媒介，也关注文本传播媒介，坚持“三环连锁”，也

1 参见杰拉德·普林斯：《叙述学词典》，乔国强、李孝弟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年，第136-137页。

2 参见傅修延：《先秦叙事研究——关于中国叙事传统的形成》，北京：东方出版社，1999年，第10-13页。

3 参见傅修延：《先秦叙事研究——关于中国叙事传统的形成》，北京：东方出版社，1999年，第12页。

即将文本的生产、传播与消费三个环节看成一个首尾相扣的循环过程，在研究中注意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研究先秦叙事形态时，他考虑这一时期人们还在摸索事件的叙述方法与载体，所以便将诉诸于各种传播媒介的叙事形态都纳入研究视野，并以传播形态为线索设置论述框架。¹因为任何叙事文本必须借助一定媒介才能形成和传播。媒介变化，必然会带来叙事内容和形式变化。

综合上述四个要素梳理傅修延研究过的叙事文本，可以发现，他的研究几乎涉及中国古代每个历史阶段的代表性文类及其代表性作品，从殷商甲骨、西周铭文、《易经》《诗经》《山海经》《尚书》《春秋》《左传》《战国策》、诸子之文、屈原之文、汉赋、《史记》、志怪志人小说、唐传奇、宋话本、元杂剧、明清小说，以及无法以历史阶段区分的太阳神话、民间传说（如“四大民间传说”、羽衣仙女传说、许逊传说）、民间艺术（如荀况的《成相》与说唱表演、屈原作品与楚地宗教歌舞）、汉字、陶瓷、丝巾、城市、声音、面容、饮食、诵读等相关叙事文本。从中可以看出，傅修延的叙事学研究，涉及中国古代各种符号、体裁、载体、媒介的叙事形态及其经典文本，由此构建了中国传统叙事谱系，揭示了中国叙事传统形成、发展、壮大的历程及其特点、规律，描画出了古代世界叙事地图中的中国面貌。

第三，运用谱系学方法方法和跨学科视野，为世界叙事学研究提供方法论启示。傅修延的中国叙事传统研究始终贯穿着谱系学方法和跨学科视野。他说：“叙事就是在这种传播媒介的不断丰富扩大中由幼稚走向成熟，越是成熟，它的‘家族特征’就越是显露得明显，所以恩格斯会说对人体解剖的认识有助于认识对猴体的解剖。‘家族特征’源于遗传基因，那些世代相因、不受时光与传播方式阻隔的特征因素，来自我们的叙事传统”（《先秦叙事研究》324-325）。他借此立场发掘了很多在中国叙事传统形成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却被忘却的叙事形态，揭示出它们与其他叙事形态之间的宗代关系，比如：西周青铜器上的纹饰和图形与后世之“文”存在诸多相同之处，构成了各类叙事的先导；荀况的《成相》与当时的说唱艺术之间关系紧密，是今日曲艺之祖。他敏锐地认识到民间艺术在中国叙事传统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认为大量存在于民间的“口舌传事”是最为重要的叙事活动，是一切其他叙事的来源和基础。²20世纪末叙事学的一个重要转向是认知论转向，其先驱者莫妮卡·弗卢德尼克认为：“认知论范式转移产生了两个重要的方法论路线，第一条路线是专注于会话分析，将口头语言视为文学和书面叙事的原型”（转引自詹姆斯·费伦45）。中西两位学者在重视口头叙事研究上不谋而合。

1 参见傅修延：《先秦叙事研究——关于中国叙事传统的形成》，北京：东方出版社，1999年，第6-9页。

2 参见傅修延：《先秦叙事研究——关于中国叙事传统的形成》，北京：东方出版社，1999年，第70页。

叙事学研究中的谱系学方法必然关联着跨学科意识。这从福柯对谱系学的定义中即可看出：“谱系学，相对于把知识注册在专属科学权力的等级中的规划，是一项解放历史知识使其摆脱奴役的事业，也就是说它有能力对统一的、形式化的和科学的话语进行反抗和斗争”（10）。由此可见，谱系学研究必然会打破既有的知识体系分类，改变常规的研究思路。傅修延的中国叙事传统研究，突破文学领域，向神话学、宗教学、人类学、语言学、符号学、民俗学、地域文化等领域广泛征求工具与材料，为厘清中国传统叙事谱系和解释中国叙事传统的源起与形成奠定了基础。这种研究精神与近些年来西方后经典叙事学研究精神不谋而合，体现了他宏通的学术视野、敏锐的学术眼光和深厚的学术造诣。他研究听觉叙事的论文“物感与‘万物自生听’”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的“哲学栏目”，就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点。

在傅修延所勾画的中国传统叙事谱系中，有很多文本从未被研究或被深入研究过，他以广阔的学术视野，融通古今中外的学术素养，彻底打破经典叙事学以小说研究为主业、形式至上主义立场、语言学思维、结构主义方法等种种藩篱，革新了人们对“叙事学”内涵的认识，拓展了叙事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丰富了叙事研究的路径和方法，为世界叙事学研究提供方法论启示。

二、奠基中国物叙事研究

20世纪下半叶西方人文社科兴起“物转向”思潮，新世纪发展迅速，中国学者也加入研究。他们从中国文化出发，思考物性、物人关系、物的社会生命、物质动能等理论命题，与西方学者的研究形成互补、共进的关系。文学研究受其影响，也将目光从人转到长期以来被忽略的物。傅修延立足中国文化传统和现实语境，从叙事学角度展开对物的研究，为这一思潮增添了独特的风景。他不仅有宏观的理论研究，也有具体的文本分析，尤其是对具有中国特色的甲骨、青铜、陶瓷、食物、丝巾等物叙事的研究，以其独辟蹊径的研究方法和独创性的研究成果，奠定了中国物叙事研究的基础。

第一，梳理中国文化中的物论，为物叙事研究提供理论源泉。物与人的关系是哲学的最初话题、也是永恒话题之一，所以研究中国文学如何讲述物的故事，必须首先知道中国文化关于物的基本观点。傅修延的《物感与万物自生听》从物、人物、物感、“万物自生听”四个角度，从汉字的造字法、造词法以及各种典籍中发掘古人关于物与人关系的理念，并结合具体的文学作品进行了生动的阐释。¹通过他的研究，我们可以深刻地感受到中国文化中的万物平等、人物共生的生态思想，以及“听物”的独特言说方式。他对《山海经》的重新阐释不仅印证了这一观点，而且为叙事学研究带来新的启示。因为在人们的观念里，叙事学研究的是讲故事行为，而故事的核心元素是人物的行动，但《山海经》缺乏的恰恰是行动，全书主要的表述模式基本上可归

1 参见傅修延：“物感与万物自生听”，《中国社会科学》6（2020）：26-48。

纳为“某处有某山，某山有（多）某物，某物有何形状与功用”，怎么能纳入叙事学研究视域呢？傅修延从纪昀编修《四库全书》时将《山海经》从史部地理类移入子部小说家类的举动中受到启发，认为后世之人将《山海经》奉为“小说之祖”的原因不是它“侈谈神怪，百无一真”的非真实性，而是它的叙事性。他抓住叙事行为产生的前提——“叙述者”来解读《山海经》，认为它的叙述者在叙述时没有把自己与自然界分开，没有自诩为“万物的灵长”，通篇渗透着“小我”处于“大我”之中的朴素思维，并用看似荒谬的故事反映了万物之间的依存和共生关系，所以他称之为“原生态叙事”，视其为今天生态叙事的滥觞。¹ 傅修延发掘梳理的中国文化中的物论，不仅为物叙事研究提供了理论源泉，也为经典作品的当代阐释提供了新的工具。

第二，提出“文学是‘人学’也是‘物学’”的观点，纠正叙事研究重“人”轻“物”的倾向。傅修延结合西方“物转向”思潮，从物叙事与意义世界形成角度提出该观点，其目的是将一向处于陪衬地位的物放到聚光灯下。他详察文学中物的符号意义及相关叙事（如拥有与匮乏、授受与分享、引发的诱惑与幻灭），指出中国思想重“心中之物”胜于“心外之物”，理解物叙事须置于此背景，方能把握中国叙事传统。² 他对文学作品中物的研究，不但提高了我们对物的叙事功能的认识，而且让我们对《红楼梦》《西游记》《了不起的盖茨比》等经典作品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同时对物的力量、物人关系等哲学问题有了更深刻的领悟，这也是当前全球生态危机日益严重的形势下文学研究进行“物转向”的根本意义。学术研究与时代同频、与现实相应，是傅修延的学术研究永远充满活力的一个根本原因。他总是能从现实中发现学术命题，然后又总是能从叙事学角度给与独特的解读，在服务现实的同时推动叙事学的发展。比如，在流动性被视为全球化的标志和“现代性的核心”的当下³，他发现古今中外很多叙事作品都在讲述物的流动的故事，于是便研究叙事中物的流动及其对故事形态发育的贡献⁴。

第三，关注物的叙事性与文化构建，为物叙事研究提供新思路、新范式。傅修延研究物叙事，不仅研究文学怎么讲述物的故事，而且研究物怎么讲述文化的故事，也就是研究物的生产、使用、分配、流通、消费所蕴含的文化信息，研究因物产生的社会实践、符号系统、思维模式如何塑造了人们的认知模式和价值观念，从而构建起文化共同体。这种研究难度特别大，因为它需要作者

1 参见傅修延：“试论《山海经》中的‘原生态叙事’”，《江西社会科学》8（2009）：46-60。

2 参见傅修延：“文学是‘人学’也是‘物学’——物叙事与意义世界的形成”，《天津社会科学》5（2021）：161-173。

3 参见 Tim Cresswell, *On the Move: Mobility in the Western World*,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6, 15.

4 参见傅修延、丁政：“论叙事中物的流动及其对故事形态的影响”，《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5（2024）：13-24。

具有广博的知识、融会贯通的理解能力和高屋建瓴的学术视野。傅修延选取了最具中国特色的物——甲骨、青铜、陶瓷等研究，并借此进一步考察他一直关注的中国叙事传统形成问题。因为学界关于中国叙事传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文学领域，但人的叙事思维是相通的，所以叙事传统不可能仅仅体现在语言符号文本中，也应该体现在声音、图像、实物、身体等各种符号文本中。两者的互鉴互证研究是中国叙事传统研究的必然补充，其独特性在于它不仅仅研究文字本身，还将其放到整个占卜过程去研究，将它看成人神之间的通讯，发掘它的叙事特点及其在中国叙事史上的意义。¹他的研究不仅拓展了中国传统叙事谱系的范围，而且为当今的物叙事研究提供了新思路，其后的青铜、陶瓷、丝巾、饮食等物研究也是如此，其特点可概括为两个方面。

一是发掘不同符号叙事的相通性，完善中国叙事传统研究。傅修延的青铜叙事研究，让人们看到了文学叙事与艺术叙事的高度相通性，两者共同促成了中国叙事传统的形成，比如他指出青铜器上的兽面纹造型的省略性与古代语言叙事的“省文寡事”原则相通，兽面纹空间布局的对称与平衡与不少繁体汉字的对称布局、古典文学中的骈偶手段的精神相一致等。²《丝巾与中国文艺精神》将丝巾、丝帛、飘带、敦煌飞天等物体联系起来考察，梳理它在文学作品和社会生活中所引发的故事，提炼出其所蕴含的文化精神。³二是重视“原境”⁴分析，也即将物放置到它的生产、使用、分配、流通、消费的原初情境中分析它的文化内涵，充分展现“物”的文化聚焦功能。比如，青铜器在西周时期主要有两个功能。一是作为食器，傅修延从这点出发考察它与人们对食物的追求、对艺术的品味、对人生的态度的关系；二是作为礼器，傅修延据此考察它的造型、纹饰所隐含的古人的“畏”与“悦”的情感，指出青铜面具的发明让人们可以进入一个与真实的世界不同的“可能的世界”，开启了人类诉诸想象的虚构性叙事。⁵

三、开创叙事本质研究先河

从20世纪初到七八十年代，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经历了一场重大的范式转换，那就是“语言论转向”。索绪尔开创的结构主义语言学成为当时的主流，叙事学就是在其启发下诞生的。这一阶段的叙事学被称为“经典叙事学”，其理论出发的是认为“从根本上来说，叙事学的目的就是做分类和描述工作。故

1 参见傅修延：《先秦叙事研究——关于中国叙事传统的形成》，北京：东方出版社，1999年，第41-50页。

2 参见傅修延：“试论青铜器上的‘前叙事’”，《江西社会科学》5（2008）：24-44。

3 参见傅修延：“丝巾与中国文艺精神”，《江海学刊》4（2023）：239-245。

4 此为巫鸿提出的概念，“‘原境’的意义很广泛，可以是艺术品的文化、政治、社会和宗教的环境和氛围，也可以是其建筑、陈设或使用的具体环境。”参见巫鸿：《美术史十议》，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第34页。

5 参见傅修延：“试论青铜器上的‘前叙事’”，《江西社会科学》5（2008）：24-44。

事结构分析关注的对象本来就不是按照叙事原则组织的符号系统表示什么意义，而是如何表达意义；再具体点说，关注符号系统是如何以叙事方式表达意义的”（转引自 詹姆斯·费伦 19）。这种脱离文学实践的研究范式最终使叙事学走进死胡同，不得不转型以求生存，后经典叙事学由此诞生。它从文本内走向文本外，关注文本的社会历史语境、修辞、读者认知等因素。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个问题始终没有得到关注，那就是叙事的本质，而这个问题又至关重要，因为它决定了叙事学存在的“合法性”及未来命运。斯科尔斯、费伦和凯洛格合著的《叙事的本质》¹，实际并没有研究叙事的本质，研究的还是人物、情节、视角等叙事学界经常讨论的话题，却表明他们意识到这一研究的必要。近些年来，傅修延广泛吸收其他学科的理论营养，密切关注各种叙事行为，在此基础上对叙事的本质进行了深入研究，为叙事学的蓬勃发展夯实了理论基础，为“叙事帝国主义”现象的发生提供了学理解释，其成果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叙事的发生缘由。叙事为什么会发生？傅修延从认知科学、心理学、人类学等学科的研究中受到启发，认为这是由于“叙事承载认知”。²傅修延早在 2010 年发表的《元叙事与太阳神话》中就流露出了这个观点。从其分析可知，人类先民通过构建各种各样的故事来储存他们每天看到的太阳东升西落再东升的生活经验，这些故事深深地影响了他们对世界的认知，“以圆为贵”“循环论”，他在文中明确地说，元叙事对人类认知发育影响深远。³

第二，叙事的社会功能。傅修延认为，人文社会科学负有引领文明、关怀人类命运的重要使命，中国的叙事学应当吸取西方叙事学这方面的教训，将自己的经世致用传统进一步发扬光大。⁴正是这种强烈的现实关怀和历史使命感将他引向对叙事社会功能的思考。他受人类学的启发，将叙事研究的起点提到语言尚未正式形成之前，将灵长类动物之间的梳毛视为一种具有“前叙事”性质的沟通，将人类的八卦行为视为梳毛的升级版，认为其本质都是为了把有着共同世界观的人编织到了同一个社会网络之中，叙事具有群体维系的重要社会功能。⁵

第三，叙事的构建逻辑。叙事即按一定次序呈现一个事件，其背后的逻辑是什么？傅修延从认知心理学、控制论等理论中获得启示，认为是因果联系，它与人类在环境认知中的归因思维有关。他认为，因果链条不仅是拧紧

1 参见罗伯特·斯科尔斯等：《叙事的本质》，于雷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 年。

2 参见傅修延：“叙事的本质”，《天津社会科学》6（2024）：19-27。

3 参见傅修延：“元叙事与太阳神话”，《江西社会科学》4（2010）：26-46。

4 参见傅修延：“人类是‘叙事人’吗？——何谓叙事、叙事何为与叙事学向何处去”，《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2023）：86-101。

5 参见傅修延：“人类为什么要讲故事——从群体维系角度看叙事的功能与本质”，《天津社会科学》2（2018）：114-127。

事件间的联系、让故事变得越来越长的必要条件，而且有促进叙事发育之功。¹

第四，叙事的动力机制。叙事是一种通讯，故事的形成和传播都需要动力。傅修延在1993年出版的《讲故事的奥秘》中就对该问题进行了研究，认为有两个因素值得重视，即触媒事件和人物愿望，后者尤为重要。²在最近的研究中，他引入了人类经济行为研究专家提出的“动物精神”³概念，指出文学作品中存在大量以一己之意愿驱动故事发展的人物，其意愿的主要来源就是动物精神；动物精神不光作用于故事形成，也是故事传播的重要推手。⁴

傅修延围绕叙事的发生缘由、社会功能、构建逻辑、动力机制四个方面对人类叙事行为的本质特征进行了探讨，将叙事学研究对象从具体的叙事文本扩展到抽象的叙事哲学，探讨叙事与人之所以为人的关系，构建中国自主的理论话语，不仅在世界叙事学发展史上具有开拓性贡献，而且为未来叙事学研究打开了广阔空间，同时也给后学者提供了重要启示。

一是正确看待叙事诗学与叙事批评的关系，重视理论与实践的相互促进作用。叙事的本质是一个高度抽象性的话题，但是傅修延却把它讲得通俗易懂，这是因为他的理论不是凭空而来的，而是建立对大量叙事作品的阅读和叙事现象的观察的基础上。这正体现了他一贯秉持的学术理想，那就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如其所言：“结构主义时期的叙事学之所以脱离实际，在于西方一些叙事学家只发展理论思维，忽视了叙事学还是一门需要紧密联系实际的经验性学科”（“人类是‘叙事人’吗？”98）。

二是从维持文明进步和提升社会福祉高度认识叙事学的意义，做有温度、有力量的研究。从傅修延的研究中可知，叙事具有承载认知、维系群体的重要功能，能够形成影响社会发展的“不可思议之力”，在人类演化和文明发展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所以他说，把叙事学当作一种普遍适用的方法还是立意过低，如前所论，叙事既然使人类成为高于地球上一切生灵的文明物种，那么应当从维持文明进步和提升社会福祉这样的高度，来思考叙事学今后的发展路径。⁵

傅修延的叙事学研究始终贯穿着强烈的现实关怀和人文情怀，“我认为做学问需要接地气，躲在象牙塔内读几本书成不了气候，应该把自己的思考与脚下的大地连接起来（……）我始终相信文化人存在的意义就是延续自身所属的文化”（萧惠荣 9）。叙事学研究者应该怀着一份使命感、责任感，去

1 参见傅修延：“叙事的本质”，《天津社会科学》6（2024）：27-34。

2 参见傅修延：《讲故事的奥秘——文学叙述论》，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3年，第97-98页。

3 参见乔治·阿克洛夫、罗伯特·希勒：《动物精神：人类心理活动如何驱动经济、影响全球资本市场》，黄志强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年，第5页。

4 参见傅修延：“叙事的本质”，《天津社会科学》6（2024）：34-41。

5 参见傅修延：“人类是‘叙事人’吗？——何谓叙事、叙事何为与叙事学向何处去”，《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2023）：86-101。

做有温度、有力量的研究，要将研究对象拓展到人类生活中的各种叙事行为，要打破对西方理论和话语的膜拜之心和依赖思维，立足中国实践，解决中国问题，在世界叙事学发展中发出中国声音，贡献中国力量。

Works Cited

- 乔治·阿克洛夫、罗伯特·希勒：《动物精神：人类心理活动如何驱动经济、影响全球资本市场》，黄志强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年。
- [Akerlof, George A. and Robert J. Shiller. *Animal Spirits: How Human Psychology Drives the Economy, and Why It Matters for Global Capitalism*, translated by Huang Zhiqiang et al. Beijing: Zhongxin Publishing House, 2016.]
- Cresswell, Tim. *On the Move: Mobility in the Western World*.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6.
- Dawson, Paul and Maria Mäkelä. *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Narrative Theory*. New York: Routledge, 2023.
- 米歇尔·福柯：《必须保卫社会》，钱翰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
- [Foucault, Michel. *Society Must Be Defended*, translated by Qian Han.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99.]
- 傅修延：“人类是‘叙事人’吗？——何谓叙事、叙事何为与叙事学向何处去”，《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2023）：86-101。
- [Fu Xiuyan. “Are Humans ‘Narrators’?—What is Narration, What is the Purpose of Narration, and Where is Narratology Heading?” *Journal of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1 (2023): 86-101.]
- ：《中国叙事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
- [—. *Chinese Narratologies*. Beijing: Peking UP, 2015.]
- ：“叙事的本质”，《天津社会科学》6（2024）：18-42。
- [—. “The Essence of Narration.” *Tianjin Social Sciences* 6 (2024): 18-42.]
- ：“从西方叙事学到中国叙事学”，《中国比较文学》4（2014）：2-24。
- [—. “From Western Narratologies to Chinese Narratologies.” *Chinese Comparative Literature* 4 (2014): 2-24.]
- ：“文学是‘人学’也是‘物学’——物叙事与意义世界的形成”，《天津社会科学》5（2021）：161-173。
- [—. “Literature is both ‘Human Studies’ and ‘Object Studies’—Object Narration and the Formation of the Meaningful World.” *Tianjin Social Sciences* 5 (2021): 161-173.]
- ：“元叙事与太阳神话”，《江西社会科学》4（2010）：26-46。
- [—. “Meta-Narrative and Solar Myth.” *Jiangxi Social Sciences* 4 (2010): 26-46.]
- ：《讲故事的奥秘——文学叙述论》。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3年。
- [—. *The Mystery of Storytelling: Literary Narrative Theory*. Nanchang: 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1993.]

- ：“试论《山海经》中的‘原生态叙事’”，《江西社会科学》8（2009）：46-60。
- [—.“On the ‘Original Ecological Narration’ in *Shan Hai Jing*.” *Jiangxi Social Sciences* 8 (2009): 46-60.]
- ：“试论青铜器上的‘前叙事’”，《江西社会科学》5（2008）：24-44。
- [—.“On the ‘Pre-Narrative’ on Bronze Ware.” *Jiangxi Social Sciences* 5 (2008): 24-44.]
- ：“物感与万物自生听”，《中国社会科学》6（2020）：26-48。
- [—.“The Perception of Objects and the Spontaneous Listening of All Things.”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6 (2020): 26-48.]
- ：《先秦叙事研究——关于中国叙事传统的形成》。北京：东方出版社，1999年。
- [—. *Pre-Qin Narratology—On the Formation of Chinese Narrative Tradition*. Beijing: East China Normal UP, 1999.]
- ：“丝巾与中国文艺精神”，《江海学刊》4（2023）：239-245。
- [—.“Silk Scarves and the Spirit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Art.” *Journal of Jianghai Studies* 4 (2023): 239-245.]
- ：“人类为什么要讲故事——从群体维系角度看叙事的功能与本质”，《天津社会科学》2（2018）：114-127。
- [—.“Why do Humans Tell Stories?—The Function and Essence of Narrativ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roup Maintenance.” *Tianjin Social Sciences* 2 (2018): 114-127.]
- 傅修延、丁玫：“论叙事中物的流动及其对故事形态的影响”，《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5（2024）：13-24。
- [Fu Xiuyan and Ding Mei. “On the Flow of Objects in Narration and Its Influence on Story Forms.” *Journal of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5 (2024): 13-24.]
- 詹姆斯·费伦、彼得·J·拉比诺维茨：《当代叙事理论指南》，申丹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
- [Phelan, James and Peter J. Rabinowitz, eds. *A Companion to Narrative Theory*, translated by Shen Dan et al. Beijing: Peking UP, 2007.]
- 杰拉德·普林斯：《叙述学词典》，乔国强、李孝弟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年。
- [Prince, Gerald. *A Dictionary of Narratology*, translated by Qiao Guoqiang and Li Xiaodi. Shanghai: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2016.]
- 罗伯特·斯科尔斯等：《叙事的本质》，于雷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
- [Robert Scholes et al. *The Nature of Narrative: Revised and Expanded*, translated by Yu Lei. Nanjing: Nanjing UP, 2015.]
- 巫鸿：《美术史十议》。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
- [Wu Hong. *Ten Essays on Art History*.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08.]
- 萧惠荣：“一时代有一时代之叙事，一地方有一地方之文化——傅修延教授学术访谈”，《创作评谭》3（2019）：4-10。
- [Xiao Huirong. “Each Era Has Its Own Narrative, Each Place Has Its Own Culture—An Academic Interview with Professor Fu Xiuyan.” *Creative Criticism* 3 (2019): 4-10.]